



明天要到海洋去

阿·巴特羅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阿·巴 特 羅 夫

明天要到海洋去

趙 哀 琴 金 霞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上 海

А. БАТРОВ

ЗАВТРА—ОКЕАН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4 年版本譯出

明天要到海洋去

原著者	蘇聯 阿·巴特羅夫
翻譯者	趙 哀 琴 金 霞
出版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 155 號)
印刷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 130 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 (828) (VI II 18)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67000 字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7/8
1955 年 7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22100 冊

定價 八角六分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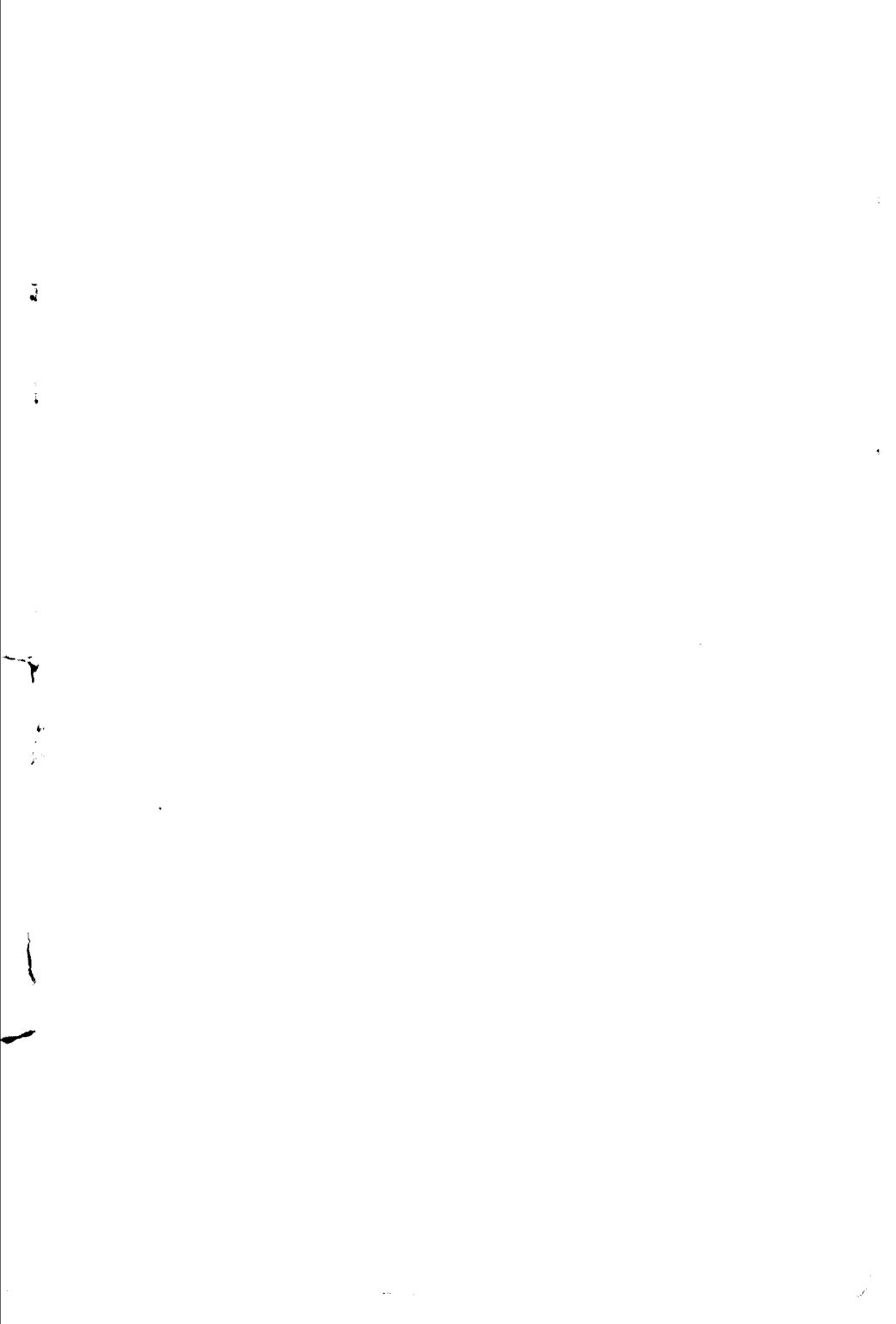
本書寫奧德薩一個十年制學校七年級學生發揮創造性，大胆建議以自己的勞動建築水上運動站，學校當局同意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集體建築，學生們得到了各方面的幫助，克服了困難，用雙手造好了一座小小的水上運動站。暑期中由學校中的一個過去當過水手的地理教師和黑海邊的一個老水手，帶領了這些愛好海洋，具有終身在海上服務的理想的学生去作暑期航行。航行中驟然遇險，有經驗的老水手和地理教師帶同已經學會了掌舵、操帆的學生戰勝了狂風暴雨，安然抵岸，使得學生們經歷了一次考驗，培植他們大胆勇敢的性格。在岸上有幾個學生還在海邊救起了兩個翻了船險些溺死的姑娘，他們發揮了高度階級友愛的精神，爲了別人的生命，忘了自己的危險，毫不遲疑地跳下水去。在岸上他們還幫助集體漁場捕魚，深感集體勞動的愉快。本書教育青少年克服個人英雄主義，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培養青少年熱愛勞動、科學和自然；樹立青少年共產主義道德品質。

定價 八角六分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G04/12

**明
天
要
到
海
洋
去**



一

星期天，一個溫暖的四月的晌午，奧得薩第一百四十六學校的學生波利斯·伊凡諾夫、高略·馬卷辛柯和華嘉·波波夫來到了海邊。孩子們很快地脫去了衣服。現在他們只穿着用細藍布滾邊的、鮮艷的黃色游泳褲。

『看，水是透明的——這就是說，是冰冷的，』波利斯判斷道，並且挑釁地向又瘦又小的華嘉看了一眼：『我呀，倒沒有什麼，我結實得很……』

『我也沒有什麼。看吧！我雖然瘦，但是却很經得起冷。你根本不用關心我！』華嘉生氣了。

『別生氣，』波利斯微微一笑。『假如你抽筋的話，喊一下好了。我就來幫你的忙。』

『只有你才會抽筋！』

三個孩子中間的一個——高略——用手掠了一下自己原來已經仔細向後梳好的亮晶晶的頭髮，不滿地向波利斯指出：

『你別惹華嘉，他是個頂刮刮的游泳家哩！』

既沒有快樂的進行曲，也沒有觀眾的歡呼，來伴送這三個游泳家。四周寂靜，天氣晴朗。釣鯰魚的人們忙着自己的事情，一眼也不離那漆得五光十色的軟木浮子。這時稀稀落落的，來游泳的人們還剛剛在海灘上脫衣服。

那三個游泳家沒有使誰感到興趣。只有兩個釣魚人，一個戴草帽的男孩子和一個黑皮膚藍眼睛留着金黃色劉海的女孩子，他們稍微離開一點地坐在岩石上，當那三個朋友走近海去的時候，快樂地互相交換着眼色。

『別讓他們看見我們，』女孩子說道，並且用手掌遮住了臉孔。

『好吧！』男孩子同意。

他微微一笑，用長長的釣魚竿巧妙地拉起釣絲，並且把自己的草帽壓到眼睛上去。

吹着輕輕的東風。右邊開闊的海呈現出蔚藍色和金黃色。左邊，在港口上，高高的起重機發出轟轟的響聲。火車車廂之間的緩衝器在那久經海浪沖洗的船舷旁邊發出叮噹的響聲。

『是時候了！』高略向自己的同伴們說道。

於是這三個游泳家把衣服藏在石頭縫裏，手攙着手，然後跑着投入水裏。波利斯一下子便落在後面，高略和華嘉呢却很快地朝着燈塔游向前去了。當他們游頭一百公尺的時候，波利斯是仰游的，而後，他採取正常的姿勢，開始以急速划動的自由式提高速度。很快他便不很費勁地趕上了同伴們。

『華嘉不是危險的敵手，』波利斯想道，『他左手拋得太遠。發慌啦……可是高立嘉』却不是那麼容易對付得了的。』

風息了。海輕輕地叫喚着，幾乎聽不見喧囂的聲音了。海洋暫時只不過懶懶地從不知什麼地方

的深處一會兒拋出一個，一會兒又拋出另一個波浪來。

競賽仍舊進行着。

高略以爲波利斯落在後面。對於華嘉，他認爲可以不去管他——他反正老是用左手「兜」水的。當華嘉出乎意料地超過他們整整兩公尺的時候，波利斯和高略是多麼驚奇呀！華嘉游得很快，他用結實的、小小的手劈着水。

「別開玩笑，華杰卡，你不行的！」波利斯說道，忽然那麼軟弱無力地揮揮手，打起噁來了。

「看，划子船！……」他從嘴裏吐出水來，驚惶地叫喊道。

一艘有兩個划手、四把船槳的划子船直向孩子們飛來，誰又會想到，這兩個划手中有一個是名游泳家高斯加·華西林柯，他是一個黑皮膚，長着鬚髮的人，像一個黑人一樣。

「停住！停住！」華西林柯從自己的救生艇上高聲喊道。

另一個划手是個大個子，穿着條子水手服。

三個朋友一眨眼已經給拉到划子船的欄板上去了。

「搞得這樣，搞得這樣！……」高斯加·華西林柯斥責道。

「這幾個人是誰？」另一個划手打聽道。

「爲什麼要問呢？」華西林柯微笑道，「難道你沒有看見嗎？是將來參加羣衆游泳賽的人哩。怎麼樣，小傢伙，這樣的練習可輕鬆？」

朋友們默不則聲。

但華西林柯不再划船，繼續說道：『搞得這樣，一般說來，想練習也還太早，小伙子們，水冷嗎？水是冷的。你們哪一個抽筋了——那才倒霉哩！這樣死是不值得的，是要給黑海裏的鯰魚笑話的。……但是，老實說，』華西林柯隨即溫厚地笑道：『你們是游泳家，一般地說，是不壞的游泳家。』

『你們爲什麼不則聲呀？』穿條子水手服的划手問孩子們。

他們有什麼好講呢？他們是不敢反駁沿海岸名游泳家康斯坦丁·華西林柯的。高略和華嘉甚至很高興華西林柯能讓他們參加快要到來的『五一』游泳賽。但是波利斯不知爲什麼要講出老實話來。

『我們在這兒打算單獨競賽……』他誇耀地聲明道。

『單獨競賽麼？』划手們很驚奇。

『是的。比賽哪一個先游到燈塔，』波利斯解釋道。

名游泳家的臉色變得嚴厲起來了。

『喂，來吧，使勁划吧！』他轉身向那一個划手講道。

於是他們兩個人一塊兒用盡全力划着船槳。

槳架生氣地發出喀吱喀吱的聲音。離岸已經不到二十公尺了，名游泳家華西林柯和穿了水手服的那個划手，忽然很不客氣地把華嘉、波利斯、高略一個一個抓住了，推出船舷。

沒有什麼話好講了，我們的朋友們度過了怎樣恥辱的時刻呵。他們悶悶不樂，垂頭喪氣，他們無

心再到海灘上去了。

『主要是競賽垮掉了！現在一切都要重新開頭，』茫然若失的波利斯含糊糊地說道。『給拋掉了，好像拋那可憐的狗崽子……』

『一切，一切都要從頭做起！』高略悶悶不樂地承認。

『誰叫你多嘴多舌講出競賽的事情來的！』華嘉說道。

『我也不知道！這跟我沒有關係……』波利斯抱歉地，咕咕咕地辯白。『怎麼辦呢，只好去穿衣服了……』

但是，正如俗語所說：禍不單行。

高略走到石頭縫邊去拿衣服，但是他臉色發白了。

『夥伴們，衣服呢。』

『什麼？給偷……偷……了嗎？不可能的！華嘉，你，你在笑？』波利斯吃驚得口吃起來，勉強強強才把話講出來。

『自己看嘛。』

石頭縫裏是空的。

孩子們有幾分鐘講不出話來。

最後，高略忍不住了。

『安靜一些，同伴們！我們坐下來商量一下……』他苦笑着又說道。『商量一下我們這種情況。』

把我們失竊的事情嚷出來，是難爲情的。」

『是的，是難爲情的。』波利斯點了一下頭同意道。『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等到晚上。然後我們派一個人回家拿衣服，』高略提議。

『計劃是再好沒有了！但是回家怎麼說法呢？』波利斯猶豫不決地說道。『一定要問，爲什麼玩得這末晚。』

『想一想看，有事情！今天學校裏有業餘晚會……』

『那末我去！』波利斯自告奮勇地說。

朋友們開始等待天黑。他們在海灘上靜靜地躺了好久好久。心緒十分惡劣。況且還想吃。

『聽，我肚子裏在咕嚕嚕地響啊！』波利斯嘆息着說。

『我也是，』高略承認道。『天快一點黑吧！……』

但是今天太陽好像不想下山似的。波利斯和華嘉爬起身來靜靜地搜集着海裏的貝殼。高略想在海灘上散散步。在海灘上一塊岩石突出的地方，他找到了一塊帆布，看樣子是給狂風巨浪刮到石頭上來的。他把帆布捲了起來，扛在肩上回到同伴們那兒去。

華嘉原來是學習古代史學習得最好的一個學生，他剛看到高略拾到的東西，就可靠地宣稱道：

『這是現代的羅馬「禱迦」！即使是梵斯巴西恩皇帝，他也沒法不要穿這衣裳……』

●『禱迦』即是古羅馬男人穿的寬大的上裝。

●梵斯巴西恩皇帝是古羅馬的一個皇帝。

「真的嗎？」高略很感興趣地說道：「波利斯，快一點披起來，你一定很合身。」
波利斯很服貼地試了試這件古代的法衣。

二

晚上剛十點鐘，波利斯披了帆布片準備回家了。

「祝你滿載而歸，梵斯巴西恩皇帝！」高略追趕着他喊道。

「去你的吧……還有時間講笑話！……」波利斯在黑暗裏氣沖沖地應道，於是走遠了。

雖然天晚了，但是喜歡夜遊的人們仍然在海灘的高地上徘徊着。

「看，這孩子的衣服給偷掉了，」一個年青人指給自己的同伴看。「好可憐！……喂，孩子，你披的是什麼啊？」

波利斯懊恨地從身上甩掉了羅馬「禱迦」，只剩下一條游泳褲，然後沿着城裏的街道用盡力氣趕快奔跑回家。

我們不必敘述這孩子怎樣奔跑着經過城裏擁擠的小廣場。也不用談到一個很體面的、戴了韃靼帽子和玳瑁眼鏡的人怎樣想扣留他。更不要將波利斯從那戴玳瑁眼鏡的人那裏逃脫以後，在別人的門坎上耽了個把鐘點的情形詳細描繪出來。

瞧，他到底到家了，到了他就在那裏出生和居住的家，到了那木頭大門上還遺留着他親手用釘

住的，寫有『波利斯·伊凡諾夫』的一張牌子的家。瞧，這兒是那棵熟悉的，多枝的樹兒，這樹他不止一次爬上去過。

看門人尼基大站在門旁抽着煙卷。他看見波利斯奔跑回家，笑了起來，然後很快地跑到大門裏面，並且隨手關緊了欄柵門。

波利斯在關閉着的堡壘前面停住了。他喘息着，抓住了門鈴上的大有用處的把柄。

挨過了長得難以忍受的十分鐘，門口傳來沉重的腳步聲。欄柵門上有格子的洞洞裏露出一隻狡猾的眼睛，並且聽到一種驚奇的嘟囔聲，夾雜了誰的奇怪的，好像笑得要咳起來的聲音，隨後是看門人緩慢的，嘶啞的聲音響了起來：

『我在做夢呢，還是醒着呢？』

『你醒着的，醒着的，尼基大叔叔！』波利斯趕忙向他保證道。

『那我看見的是什麼呀？』●尼基大幸災樂禍地繼續說道。『是個赤身裸體的人吧！』

『是赤身裸體的人，是赤身裸體的人，放我進去吧！』

『我就這樣放你進去麼！你走錯了，先生，』尼基大打着官腔說道。

『什麼走錯了！是我，波利斯·伊凡諾夫呀！』

『波利斯·伊凡諾夫嗎？不，不可能這樣的！……波利斯·伊凡諾夫是一個好孩子。他不會夜裏

●『那我看見的是什麼呀？』這一句話在原文裏是用的烏克蘭話。

赤身裸體蕩來蕩去的！」

『的確是我呀，尼基大！』波利斯性急地說道。

『但是誰認識你呢，你可能像那個克里斯加·奧特來彼葉夫一樣，是一個冒名的人，』尼基大憂愁地說道。

『尼基大叔叔，開開門吧，這是真話呀，是我！』波利斯哀求道。

『不！』尼基大斷然拒絕道。『假如你是波利斯，不，不可能這樣的：』波利斯放走了我鴿棚裏的一隻鴿子。難道你放過的嗎？』

是的，是他，波利斯·伊凡諾夫，在三月頭裏，沒有任何原因，僅僅只是淘氣，放走了看門人尼基大的一隻新買的鴿子。鴿子沒有再飛回來。

『難道你放過的嗎？』尼基大又問了一遍。

『我……我……』波利斯承認道。『一隻長了火紅色尾巴的白色翻飛鴿……』

尼基大快樂地哼着，並且繼續說道：

『波利斯，他在洗衣房裏打碎了玻璃……難道你打碎的嗎？』

『我……我……因為拉彈弓……開開吧！』

『看，好人兒，怎末啦！』尼基大心滿意足地說道，並且『轟』一聲拔掉了門門。大門開了。

波利斯像風一樣奔過院子，跑上了台階又突然停住了。就這個樣子跑到雙親面前去嗎？決不能

這樣去呀！媽媽會說什麼呢？

就在那個時候，看門人尼基大已經把年青的房客伊凡諾夫的事情向他老婆阿克菲·華西立甫娜講了兩遍了。

『可憐的孩子！』這個善良的女人嘆息道。

就在那一刻兒，有一個人輕輕地敲着看守人家裏的門。

『可以進來！』尼基大喊道。

波利斯進來了。他的面相十分可憐。

『尼基大叔叔，給一件什麼衣服穿一穿吧，不能這樣……在媽媽面前……小鴿子我買還給您……』阿克菲·華西立甫娜問也沒有細問，便跑去打開了一隻大箱子。很快波利斯就穿了尼基大的皮鞋，方格子上裝和褲腳管不得不捲了三道的大腳管褲子，他跑到了媽媽葉蓮娜·阿歷克山大洛甫娜面前。

『你怎麼啦，波略？』她驚駭地尖聲喊道。

孩子的臉鎮靜極了。

『沒有什麼，媽媽，你儘管放心，』他盡可能勇敢地回答道。『我演戲……』

● 克里斯加·奧特來彼葉夫是十七世紀時代的俄羅斯僧侶。他是一個曾冒充爲俄皇伊凡第五的兒子德米特里皇子的亡命之徒。

● 波略是波利斯的愛稱。